



莊子口義殘卷十

漁父
刻潔冠
天下

口 13
841
11



18
841

莊子庸齋口義棧航卷之十

小野

壹

校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

莊子卷十

漁父

十一

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若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挈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羨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羨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

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
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
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
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
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
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
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
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

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
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而已
緇帷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揀選其理
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去行且言
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也挈船篙
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
略言而未盡也卒相丘者言終以教助某也同
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人同得之也釋

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
 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也釋放下不說也經
 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
 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人各憂其所事憂
 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蟋蟀在堂役
車其休今我不樂日
 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奪也徵賦
 不屬不屬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不持不能
 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
 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掇非已事而強
 為之自堯攬也堯攬非所應為之事乃收羅各
下代為布置意有他圖謂之堯

攬堯者以筮籬取物之名攬者以手攫取之名
 ○近思錄卷十二警戒類伊川先生曰疑病者
 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俚語猶堯攬也事未
 至而有可疑喜事之端則事至之時有不當疑
 而疑不當攬而攬者矣故治心者必去其端
 莫之顧而進之不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
 也佞口才也析離它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
 詐僞者譽其所不當譽私為欺詐也敗惡猶毀
 辱也毀其所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為姦而
 已矣愚姦也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無
 惡皆欲其悅已故曰兩容揣人意之所欲而潛
 引拔之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

大疵病。君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喜於自用，貪者也。狼狽戾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已，亦以為不善，自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已。凡此皆子處人世所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以者，用以自檢點也。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體，絕力而死，不知慮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飾，而幾於不免矣。謹修其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其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陳蔡

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辨說
 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
 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
 情，喜怒之節，講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
 子之為此，皆為人而非為己，所以不免於四謬。
 若脩其身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
 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
 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
 之於身，而汲汲於為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
 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
 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
 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
 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
 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
 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
 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
 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

恤於人不知貴真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
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中庸云至

誠如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怒真親此六句甚

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

大學云誠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

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

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

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論語云喪與

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所為真者天命自

然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

俗之所好為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

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為祿

而甘為流俗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俗如此

之人但見其不足言常慊然也湛於人偽溺於

務外之學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

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

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

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

答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
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綆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
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傍車而問曰由得爲役父
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
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
容今漁父杖挈進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
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
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
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

下人不精不得其直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
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
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
矣吾敢不敬乎
比之服役言比之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延
緣葦間以橈撐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畫筆也
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其敬畏
之也逆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湛
於禮義有間者言深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

矣。彼非至人不能至人者。彼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此一句乃為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知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說。劍又踈直矣。據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為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

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主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
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
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
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
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
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

莊子卷下

列御寇

十一

此頁為書中留白，僅有極淡的墨迹。

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泥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處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饋其人。敬已不得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

發外。禮記樂記云。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

誠積於中而未化也。鮮化也。諛動也。形諛形容

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

此以為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

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眼而敬我也。趙

州曰。老僧修行無力。為鬼神覷破。五燈會元三。南泉傳師曰。

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愚按。非趙州語。南泉之語也。即此意也。貴者

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

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此

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各迹愈露則不能
逃當世之患也多餘之贏言其求利惟欲多欲
有餘而已贏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
賣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
我如此况為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
而用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所患也効獻
也督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
眼也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守
汝而為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
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督

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蒲從學者衆也
敦杖蹙之乎頤豎立其杖而拄之於頤也蹙拄
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
脫屨而後入急於迎督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
者言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左傳襄二十三年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
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
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
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天運篇而焉用之者言汝
之所為何以至此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
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

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著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

上虛則與太虛爲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爲之意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入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音義云：裘地名。

呻吟歌詠也。祇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以比
喻其澤及人之廣也。以其餘資使其弟從墨者
而學之。緩為儒而弟翟為墨。學既不同。遂有辨
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而自殺。遂
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為墨者。我之餘澤
也。今兄弟既爭而自殺。我之墳上。松柏已成。而
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琅。音浪。冢也。闔
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也。闔與胡皆何
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為使其
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

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為應。而以其人之所得於
天者為應。彼之學墨而能墨者。是造物以其天
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彼上
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翟也。夫人指緩也。
以已為有以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三族。
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怨其父也。言天實使彼
能墨而緩乃以為已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也。
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掙相爭。扭也。齊人飲於自
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邪。其所
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

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看彼故使彼并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而下四篇安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為不可知。而况得道者乎。莊子之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一層。故以有道有德為分別。遁天道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物也。此句責緩之徒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入也。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為也。勿言難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為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為。猶有迹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入矣。之即也。往也。之天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

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單殫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為必。即知其所以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為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太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未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則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

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其與乎無荷有

之鄉

音義云苞苴有包裹也竿牘謂竹簡為書以相問遺

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蹇淺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敝其精神以此為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形虛即無形也。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字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蓋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性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為之地。其美也。與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太寧太安也。即無為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為之上。嘆其見小也。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主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

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主有病。召醫。破產潰產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音義 阨音隘 馘古獲反

困窘織屨言貧賤而自織屨也。槁項黃馘言其老也。項槁瘠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瘞亦癰類也。瘞瘞在上。痔疾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言其污辱不足貴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瘠

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從事華辭以
及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
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子頤與誤而可矣今使
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貞固足以幹事易乾卦文言詩曰為邦之幹崧高篇維申及
甫維周之翰貞幹猶賢輔也有瘳者言國之弊病可
得而醫也圾危也殆亦危也殆哉圾乎危之甚
也畫采色也物既加以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
其文飾之甚也華辭華靡之言也以支為旨謂
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

之上也。不知不信者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
心者其心著乎此也。宰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為
主宰也。夫何足以上民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
指夫子汝指哀公也。言謂彼有益於汝乎。故曰
彼宜汝與。頤養也。言汝若以彼為賢而養之無
益於汝。必誤於汝。誤而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
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真實而學詐偽。非所以
教民也。視教示之也。若為後世而慮不若已之
休已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

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
 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
 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民可以不治治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故曰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施政
 也而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
 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必不肯與之為
 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為齒列而其胷中
 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為之人有道者亦
 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

刑者刀鋸

晉語今吾可冠之刀鋸
日弊註小人之刑也

三木

文選四十一司

馬一子長鞭一任少卿書魏其大將也衣精衣關三
木註善曰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銑曰桎械枷也

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
 也訊鞫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物之譴也食如
 日食之食病之也外刑一旬形下句也離麗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
 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
 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
 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
 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

懷結弱也

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尤微至不肖人得矣音義云懷音

軒胡且反又音干

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貌雖朴愿而情實未益利者有胸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有柔順懷急而反達理者縵纏繞也有似堅剛而實軟弱纏繞者詩云昔為百鍊剛化作繞指柔文選二十五劉越石重贈盧諶末句云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註善曰應劭漢書註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

鍊不耗濟力曰百鍊之鍊堅剛而今縵纏繞指也

急也。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義若熟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句。孟子語如此下得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遠而觀其忠迨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迨而觀其敬刺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智期約之急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

莊子卷十

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能昏
入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惑人故
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傲者驗也以此九者而
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正乃
借爲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
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偃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
而身愈下也循牆而走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

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爲法軌法也而夫
者彼丈夫也呂鉅驕矜之貌也車上僂者言輕
掀也名諸父者驕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
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
小人所得能幾使驕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
之事乎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
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
內視而敗矣
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爲親切禪家所謂滲

漏心

碧岩二洞山云若辨認向上之人真偽者有三種滲漏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見滲漏機不離位隨在毒海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此三種滲漏宜已知之○人天眼目云三種滲漏洞山謂曹山曰吾在雲岩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最的要今付受汝汝善護持無令斷絕遇真法器方可傳授直須秘密不得彰露恐屬流布喪滅吾宗夫未法時代人多乾惠若辨驗向上之人真偽有三種滲漏當機直須具眼一見滲漏謂機不離位隨在毒海明安云為見滲漏在所知若不轉位坐在色所言滲漏者只是可中未盡善須辨來蹤始得相續到機妙用二情滲漏謂智常向背見處偏枯明安曰為情境不圓滲漏在取舍前後偏枯鑒覺不全是識浪流轉途中邊岸之事一作途中未及邊岸事直須句句離二邊不滲情境三語滲漏謂體妙失宗機昧終始學者濁智流轉不出此三種明安曰體妙失宗者滲在語路句失宗旨機昧終始者謂當機暗昧只在語中宗旨不圓句句須是有語中無語

無語中有一語始得妙旨又曰第二念大惠普說云回頭

密圓也又五燈會元十三轉惱則失却了也蓋回頭轉腦時是第二念依文本說要難你禪和子若明眼衲僧自有出身分路眼若迷麻定被尺寸語縛殺何故座主家一尺一還一尺一寸還一寸終移易一絲毫便道爾亂說便是此意德為

德也為德而知其為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為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

其內則千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敗不成也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音義云。叱。匹爾反。

凶德有五。心耳自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目鼻

口之害。不如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為首。有以自

好言。我有所能也。叱訾也。謂也。以我之能。而謂

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云。不重久

習。不輕初學。圓覺經第二。不重久習。不輕初學。大惠云。切不得

道。我會他不會。便是此意。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羨髯長。大壯麗。勇

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

快音考。蘇不伸也。

入三者俱通達。知惠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

生之情者。俱達於知者。肖達太命者。隨達小命者。

遭。

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達有三必。言

慊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羨貌。羨也。髯有鬚也。

房元齡云。李緯好鬚髯是也。新唐書列傳九十。六房。玄齡。傳。帝貞

觀末年。在華微官。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好鬚。無他語。帝遷。改太子詹事。長身長也。大腰圍大也。壯

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也。此謂

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終也至

也。

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伏隨倒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亢之論形有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箇蘊蓄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惠一府也外通者以其知惠用於外而未達也勇敢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必多憂責傀音魁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倜然自高達智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詳之肖音消達命一府也在天者

爲大在己者爲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未後命字細繹爲兩句此亦文法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褻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特繹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主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
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主而寤子為整粉夫
驕穉者驕矜而有孩拊莊子之意也。繹織也。蕭
蘆草也。與編曲字同。太宗師蕭或、或鼓琴、恃此而食以
此為貨也。取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
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
惜則必遭誅戮。奚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
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犴犢
其可得乎。

薄矣

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
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
具豈不借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未
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
與此。何其偏也。

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鳥鳶而與螻蟻。見
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
以不平乎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
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

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萬物之理本乎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則
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
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
不平乎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
驗也唯爲之使者言其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
者則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
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
之有爲不能勝無爲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
人爲每每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
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
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
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
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
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
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
爲驗以替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
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

神如維岳降神之
神明如昊天日明之
明神者明之亮明者
神之亮

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
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
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
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
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
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
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

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
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
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
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
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
道術將爲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既總序了。
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

魯之學乃鋪述於總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為正也。讀其總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夫子。詳見東坡全集三十一卷莊子祠堂記亦看得出。方術學術也。人人皆以其學為不可加。言人人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也。聖主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者造

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皆無為自然也。非於變化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人至人神人也。薰然慈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為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替為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歷明備也。相齒者大小上下有序也。以事為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為主者教民農桑也。蕃息蕃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類是也。禮王老弱孤寡為意者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是也。子孟凡其分官列職為政為教皆是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明。可以和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末度。猶言精粗本末也。係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闢。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也。道之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看此數句。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

也。鄒魯之士。指紳先生。此指聖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經春秋道名分。即名分兩字便有懼亂臣賊子之意。其數散於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為百家。亦時時有稱道此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為百家也。天下多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

不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
皆有所明以此譬喻百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
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爲一
徧一曲之士而已天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
萬物之理因是而分析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
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
美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道之在
外者用也稱當得也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
不得也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至此不
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爲方術百家之學自今

以往迷而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
之學者不能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
世之不幸也道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
曰道術將爲天下裂此一句結得極有力亦極
爲好文字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
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
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
闢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

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蔽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

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各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肢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躑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臆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

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萬物之飾為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為暉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而欲天下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曰借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為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

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之故曰聞其風而悅之惟其喜之遂至於為之太過言過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過過甚故曰已之大循已者抑過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書中之篇名言墨子既作為非樂節用之書欲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斂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為節用沈愛兼利於人無所不愛也故以爭鬪為非以不怒為道博不異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為博而主於尚同也雖博不異而其教不與先主同自黃帝以來至於

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
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
以三寸之棺爲式而不用槨節用也以此教人
太儉苦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
也不愛已者言自苦也未敗者言墨子之道要
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爲非
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爲非不能無樂而以
樂爲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
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
死也薄葬太艱言太朴也其行難爲者言所行

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未
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也雖一人獨
能堪忍如天下不能何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
爲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
禹疏鑿而爲之也橐盛土器也耜掘土之具也
九音鳩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
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况他人乎政與履同
躡與屨同木曰屨草曰屨服用也相里姓也勤
名也亦學墨而爲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
侯之徒言從學者衆也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

名也。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而其譎怪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汎也，不忤不異也。竒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辯之事也。以辭偶不忤之辭，相爲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禪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爲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爲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羨意，但所行太過當，故用意則

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爲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雖極其枯槁而爲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揚墨，此書亦以揚墨兼言者，屢矣。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揚氏者，意以其學不足比數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

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心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朱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
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
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
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
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
自奉也不忮於衆不拂人情也以人人得其生
為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為

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鉞尹文之學也華山冠
名也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為別寬閑而
自安為宥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接引人也心
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
心之行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
是也大惠普說上云風穴和尚得此印於南院
則曰夫參學眼目豈須大用現前勿自拘
於小以和聊之意而合人之歡以此調一四海
欲尊置宋鉞尹文二人以為其教主謂民好鬪
也為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時世好戰爭也
為禁攻寢兵之說以救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

世人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自強聒不舍。言誇說不巳也。上下皆見厭而強以此自見。必當時有此諺語。故以此一句結之。而曰故曰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其為人之意太多。其所為太自苦。其為說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其師弟皆忍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

自苦如此。豈為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其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謀也。傲矯之也。亦猶豫讓。史記刺客豫讓曰云云曰吾之為此極難。所以愧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翰林有獨酌寄韋六詩曰。李白集山獨酌寄。念君風塵遊。傲爾令自哂。便是此傲字。
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說又曰不爲苛察苛察則非別宥矣言不當
有爾我之辨也不以身假物者事事皆自爲而
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
明知其可爲亦不知已也故曰明之不知已也
其學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
情欲之汨寡淺滅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
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太意僅如是而已適猶僅
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濬萬物
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
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
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
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
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譔
鞅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
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會是非苟可以免
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
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

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
已之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
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
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
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其風窅然惡可而言常及人不聚觀而不
免於輓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趣不免於非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梁平皆嘗有聞者也
音義云誤胡啓反又音奚餽二寡反惟直道反相
普百反輓五管反斷丁管反翻魚厥反隧音遂寔

况過反又
火麥反

不黨言無私也易坦夷也決去私意而無所徧
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不顧
於慮不謀於智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決擇
眼界平也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田駢
慎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為天地亦萬物之一
者謂之物則皆齊同而其為首者則無為之道
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言有所偏也
大道道家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為一而無所分
辯此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一偏也。若就萬物之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徧。以此爲教則不能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則有不可也。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無爲也。冷汰脫洒也。冷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以爲道理者以物物無碍爲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爲分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鄰近也。謾髀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不事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爲聖之學必尚操行。彼既縱勝

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爲非。椎拍斲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爲意不以知慮爲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不思筭也。魏音巍巍然者兀然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迫之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刻意風還羽施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爲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其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容心之

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
而無譽唯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
無知之物木石瓦礫之類是也建巳是巳而自
立也故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
若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
失道者此等說話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陀修
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適得怪焉
者言彭蒙之徒以此見訝於世也得教者言
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
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

是是非爲主窅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也
窅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
言其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
爲一偏之說不免於但求無圭角而已軌斷無
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故
不免於世人之非矣題與偉同彭蒙田駢慎到
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也槩乎者以大槩觀之
亦皆有聞於斯道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
他文筆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

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
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
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
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
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自守其辱。
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
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
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技巧。人皆求福。己獨
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

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為不足者。言藏富天
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關尹師於老聃者。
此言先弟而後師。一時筆力之語耳。以無物為
宗。以太極之始為主。建亦主也。濡弱謙下。即古
乘長存之意。劉向說苑敬慎篇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剛耶為表者。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
空虛則物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為
實。實實理也。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也。

在已無居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者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也。勞乎若亡者恍惚之中若有物而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其清之名也。以同於物者為和以無所得為得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刻意篇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黑言自高而不為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為溪為谷有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即未嘗先人而常隨入也。受天下之垢知白守辱

也不以實為虛以虛為實故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為不足也。惟其以虛為實故雖無藏而歸然常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人皆以巧為巧而我以無為為巧故笑之人皆以福為福而我以無禍為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也。中庸其次致曲朱子註致推致也曲一一偏苟也大全由明入誠工夫孟子曰擴克之意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為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為紀言以至簡至約為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

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萬物爲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尊之之辭也。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茫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玃。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土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茫乎昧乎。未之盡者。寂寞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爲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

羅各蓋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儻則黨也。不以簡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簡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曼衍無窮也。為真者言。借重於古先。欲人以為真實也。為廣者寄寓為言。廣大不拘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者為友也。不敖倪萬物者。不以此傲倪於世也。莊子之意。正傲倪於斯世。

而乃為此反說。不謹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無非。而後可與世俗居處也。瓌璋高壯也。連佻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或彼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詭詭滑稽詭譎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言雖怪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讀得莊子。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闊調適之道也。闢開廣也。肆縱放也。上遂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

無爲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釋物
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者。言用之
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蛻離於道
也。茫乎昧乎。言其書之深遠也。未之盡者。言其
胷中所得。非言語所可盡也。自冒頭而下。分別
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末。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
學出於老子也。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說其
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謂
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處。筆力
最高。不可不子細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
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
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若
惠子。則主於好辨而已。故不預道術。聞風之列。
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所著書以五車
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未正。其言亦
不當。故以舛駁不中譏之。歷物之意。言歷歷攷

其所談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
秋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
大一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
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
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巳
小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
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
下降則亦為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於澤而
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也目
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

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自之
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為小同異合
萬物而為同異則為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
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
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

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比之三方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為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為環者必各自為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為大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為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辨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浸廣故又有郊有毛以下之論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于子有尾火不熟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柎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玃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撫曰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

勝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自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郊有毛者言毛之在郊雖未可見而雀之為雀雞之為鷄毛各不同譬如雞為鴨伏郊出於郊者為鴨毛而不為鷄毛則是郊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為三矣郢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為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可以為羊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

按人畜俱卵
主特其殼薄
而已

初謂犬為羊則今人亦以為羊矣謂羊為犬則今人亦以為犬矣馬有郊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郊之名實人為之若謂胎為卵亦可即犬羊之意丁子蝦蟇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則謂丁子為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况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為輪纜著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轉地亦可自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

莊子卷下

四十一

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
龜長於蛇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爲龜矣既謂
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即
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
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枳雖在鑿之中而枳
之旋轉非鑿可止周禮考工記調其鑿內而合
之枳字通作內楚辭圓鑿而
方枳分吾固知則謂之不圓亦可言圍之不往
鉏鋸而難久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
謂影之動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
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

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則
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曰
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
言則謂之三黃驪一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附
於體而見則爲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出於
有物之始則謂白爲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
一尺之挫折而爲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彼
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學
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辯

而不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心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一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囿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也。獨與其徒爲人所怪訝而已。其本領不過如此。故曰：此其抵也。抵，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爲其壯與天地同所存，雖自以爲雄高而實無學術。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

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入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墜隕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馳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倚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之人，曰黃

綽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
雷霆誰實爲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
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徧
爲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猶以爲少
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爲其能欲以
口舌勝人自爲名譽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不
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辯
於外故曰強於物隕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塗
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
所能猶效此然以此而爲人物於世亦何用乎

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見而自足
猶可若以此爲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幾
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散於萬物者謂散
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
知道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爲有才者
但放蕩而無所得逐於外物而不知反是可惜
也駘放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
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影不
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
○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

類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言固皆以無爲極而其語亦自竒特故以寘之篇末蓋著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所以六經之說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莊子屬齋口義棧航卷之十終

莊子後序

莊子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尊之者，或流於清虛；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箋傳不明，為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生，聞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其章句，其後與竹溪共遊，兩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而離合不常，所聞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士，南歸閑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違於先聖，旨趣之不啻詰

莊子後序

五十三

如憑虛捕象罔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味支流遡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惑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溪忽謂我曰余嘗欲爲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逐食轉移未有閉戶著書之日憂患廢退以來遂以此紆憂而娛老今書幸成矣余喜而就末之歸而函讀之則具其條分而縷析支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揮闔鼓舞變化若無津涯而字字句句各有著落恍然如醒得醒如繫得釋然後知其自立於一家而不可

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至賢之可尊而恥於尚同非不知詭譎之爲過而主於抗俗今人古人信誦雖異要皆徒窺其藩而未達其奧也竭來試邑雖簿書填委日力窘束而清且之初吏圍未合必張燈諷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解亦南華所不可無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樂軒得之綱山綱山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經子史之外故能

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
以竹溪爲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
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齋幸而
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
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爲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
主王局觀屬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
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爲文雜俚俗而直述之也景
定改元中和節

宣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

經德序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
表至樂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汨變化凌薄日
月疏決雲河妙密流動鱗麗羽爛天昭海溷左縵
而不瓌遷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屬翁
著此書解若江海之侵膏澤之潤情其情而思其
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聲音
笑貌身親出之而人親覲之然則是詎可以幸取
力致哉屬翁學精識絕淵源深而練習熟其悟發
之境曼摩之地高曠則無有與攖靜深而穎然上
達吾觀屬翁歸然抱負體用於天地之間充足明

偉有以自伸其猶鯤鵬耶而又沉浸於其書如彼則其言非屬翁孰能得之哉今屬翁所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古之寶藏屬翁亦博大弘傳豪傑鉅儒哉余始讀之輒書竒遇於編末以傳子孫非敢曰能知屬翁之是書也

景定辛酉十一月己巳三衢徐霖景說跋

而不與靈琳而不報又火之將止中由世風其氣大雲何機密或他機異天部前古法其氣至樂琳語古法機入其言猶萬世寶也

莊子口義棧航跋

棧者何閣木棧山嶮也航者何剡木航海也斯棧也斯航也而後口義之高深可呂窺測也所音釋陸德明林希逸之解也所分註六經及諸子百家之文也彼遊乎赤水登乎崑崙者尚亦有利哉至其訓點亦多實正叟口讀傳手寫卒脫其藁叟已沒傳

恐其書腐蠹故繡之梓而壽其傳
者誰名其字道生號卜幽軒也
延寶庚申重陽日水戶府野傳跋



延寶九年辛酉歲八月

山本景正梓

茶千口羨對神翅

